

■抗美援朝特稿

井岩盾： 忠实记录最可爱的人

□井庆覃 文/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迅速南进，一直打到釜山。九月，美军在仁川登陆，并轰炸了安东和鸭绿江桥，战火眼看要燃烧到我国边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投入了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为了反映这场伟大战争，井岩盾、韶华和兰澄三位作家接受委派，到朝鲜前线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采写战地通讯。他们到沈阳军区领了一套棉军衣，还带了一些简单的日用品，就出发了。他们出国是10月30日，比志愿军晚了五天。

志愿军司令部把他们三人派遣到三十九军，来到了前卫团。突破临津江的战役，是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的第三战役，主攻部队就是三十九军。战役在12月31日傍晚打响，突破了临津江，解放平壤，过了三八线，直指汉城。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在火线参战，但也亲眼目睹了这场战役的全貌。

在一个叫三上里的村子里，井岩盾写成了通讯《信心》。文章以平实的笔触、饱满的情感，真实地再现了这场战役前后的情

景，表现了作者的深切感受和热爱和平的心境。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以来，获得历次光荣的胜利，到现在，应该说每个人都是英雄了。……英雄的事迹，听来使人无限感动。有一名叫杨何林的战士，战斗激烈时，连长到危险的地方去看地形，他说，‘连长，我给你当工事。’跑到连长前面蹲下来，连长拉他，他说：‘我一个人牺牲了没关系，连长牺牲，全连就失掉指挥了。’敌人的炮火打来，连长负伤，他牺牲了。英雄的事迹不胜枚举。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用铁锹也砍死敌人，用炮盘也砍死敌人，使敌人狼狽奔逃。敌人的坦克，对于我们的部队已经毫不可怕，爆破坦克已成为战士们们的熟练技术了。”这是井岩盾在战地通讯《信任》中记述的故事。韶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每次战役之间，我们三位作家都抽空写些战地通讯。那时美国人有着绝对的制空权。飞机整天在头顶上扫射、投弹。所以最令人讨厌的是飞机。如果



1951年4月，井岩盾（右一）与战友摄于朝鲜战场临津江北9华里附近之葛云里。

白天有五秒钟听不见‘嗡嗡嗡嗡’的飞机叫唤，大家就会开玩笑说：‘飞机放假了吧？’。因此，白天都是在山洞里躲飞机，只有晚上才可以进入村子。一有机会，我们三个人围着一张炕桌，点燃一支蜡烛，写战地通讯，连团司令部派给我们的通信员，也受到感染，写起打油诗来：‘白天飞机嗡嗡嗡，夜晚蜡烛明登登，三人盘腿围桌坐，谈谈笑笑写战争。’不太寒冷的天气，在山沟躲飞机，我们各自找块比较平整的石头，垒张桌子和凳子，垫上狗皮帽，进行写作。完成几篇文章，就托人带回国内发表。”

此后，井岩盾又先后写成了《试冰》、《渡过冰河，穿过火网》、《我们的姊妹》、《从胜利

走向胜利》等作品。尤其是《渡过冰河，穿过火网》这篇近2万字的通讯，全景式地记述了志愿军部队突破临津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文中以一个连队的英雄事迹为主线，交叉记述了排长、尖刀班，机枪手，爆破手等战士，在突破临津江战役中的英勇行为。他们以各自的进攻方式和大智大勇，克服重重困难和艰险，取得了突破临津江的胜利。作者亲临战地，目睹了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井岩盾他们三位作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与出生入死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奔波在战场上采访。作家韶华在回忆录这样记述，“每次部队向前开，我们大都坐运炮弹的车跟进。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

迎着凛冽的大风，跑在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上，道路上的积雪被压得像滑冰场。因夜间也有敌机巡逻，不停地扔照明弹，汽车不能开灯。有多少汽车掉进万丈深渊，或被飞机击中。我们每次乘车，总是战战兢兢，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活在人间？”

195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临津江边的通讯》，这是井岩盾赴朝鲜前线时采写的通讯集。书中收入作者采写的五篇战地通讯，也是他赴朝鲜半年时间内，在临津江边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休戚与共、同仇敌忾的实录。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述，“其所以题为《临津江边的通讯》，不仅因为描写的事实大都发生在那里，而且也是因为这些文章，大多是在那里写成的缘故。”《临津江边的通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它的纸介因陈旧而变得灰黄，但那黑黑的铅字依然清晰可见，它对那段历史的真实记载，对那场波澜壮阔的战争的真实描述是宽阔而厚重的。

为了6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而沉重的一页。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场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参与战地采访的记者、作家，还有在战场上奔波的文艺工作者！

刘国财和他的苏联战友

□陈玉霞 文/图

1952年春，刘国财从山西灵邱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62部队的一名汽车驾驶员。在大同市集训半年后赴朝，和后勤运输连的战友驾驶汽车，在炮火声中为前方运送弹药。

当时，为了躲避美国鬼子飞机的轰炸，他们只能是夜间开车运输，行使的路程都是弯曲狭窄的山路，稍不注意就会掉到万丈深谷。尤其是怕敌人发现，开车时还不能开灯，只能在车头上插

一根香火导航。在如此危险和艰难的情况下，刘国财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把弹药运送到前线，狠狠地打击了美国兵。为此刘国财多次立功。令刘国财最难忘的是，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他和苏联赴朝运输兵弗拉基米洛维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美援朝结束后，他回到驻守在旅大市，即现在的大连市的部队，与战友和家人一道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珍贵的抗美援朝纪念邮票

□刘善文 文/图

今年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65周年纪念日。这使我想起10年前父亲遗留给我的两套珍贵的纪念抗美援朝题材的邮票。虽然时光流逝，岁月远去，但每当我欣赏这两套纸张已经泛黄的邮票时，仿佛耳畔响起65年前那嘹亮而雄壮的“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同时，也怀念起我的慈祥父亲，他的笑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童年是伴随着父亲讲述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人物的故事而成长。1950年10月，刚满18岁的父亲亲历那段硝烟弥漫的特殊战争的岁月。在一次战斗中，一颗炮弹忽然在父亲附近爆炸，他当时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时，已躺在前线战地医院里了，原来他的左臂被炸成了重伤。随后，父亲被送回国内治疗养伤。他虽然左臂残废了，左胸上还留有弹片，但他从不后悔，生活乐观、豁达。父亲在世

时跟我常说，同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相比，他是幸运的。

父亲转业后到地方，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生唯一的嗜好喜欢收藏邮票。1952年10月25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二周年，我国邮政部门发行了纪19《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纪念》邮票一套4枚，邮票以四幅战争时期的画面，描述了这一英雄壮举的概况。1958年11月20日，我国邮政部门发行了纪57《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归国纪念》邮票，全套3枚，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及朝鲜人民在战斗中以鲜血凝成友谊，表达了中朝两国人民的真挚感情，以及祖国人民对志愿军战士思念与崇敬之情。

这两套邮票是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收藏的，他视为“宝贝”，寄托了他对牺牲的战友无限缅怀之情。

缅怀铁路工人英雄王景洲

□金锋 文/图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65周年。在吉林省磐石市烈士陵园，当地政府对铁路工人英雄王景洲的纪念碑进行了重新修建。

王景洲是磐石人，1949年参加工作到磐石车站当站务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景洲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路援朝大队，并首批跨过鸭绿江，任志愿军新成川车站车号员。1951年3月2日黎明，为了弹药车免遭敌机轰炸，王景洲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弹药车推进山洞隐蔽。当推到第8辆车时，敌机出现了。面对敌机的轰炸、扫射，让战友们进待避所隐蔽，自己则和战友全力推着那辆车，但车的惯性太大，不住下滑，眼看就要

与刚推进去的7辆车相撞，就会发生爆炸，危及沸流江大桥。危急时刻，王景洲用力推开战友，自己手拿撬棍插在车轮下边，仍抵不住，就将自己的身躯塞在撬棍底下，挡住了下滑的车辆，避免了事故的发生。王景洲当场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表彰其不朽功勋，中共志愿军铁道军管总局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给他追记一等功，并授予二级英雄称号。“王景洲烈士之墓”矗立在朝鲜的沸流江畔。1988年10月25日，高6米的白色花岗岩王景洲烈士纪念碑在磐石火车站北侧落成，时任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为纪



念碑亲笔题词。王景洲的英雄事迹，是我们铁路工人的光荣，是磐石市父老乡亲的光荣，我们将永远铭记他。